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蒙学经典研读

李 强 编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蒙学经典研读 / 李强编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1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ISBN 978-7-5643-3516-8

I. ①蒙… II. ①李… III. ①中华文化—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1535 号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蒙学经典研读

李强 编著

责任编辑	吴迪
封面设计	墨创文化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交大路146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xnjdcbs.com
印 刷	四川森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85 mm×260 mm
印 张	13.5
字 数	326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3516-8
定 价	32.00 元

课件咨询电话: 028-87600533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前 言

启蒙教育，是儿童思想品德培养和智力开发的基础教育，对人的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传统蒙学作为古代儿童启蒙教育，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扎根民间，拥有广泛的读者，历史悠久，蕴含深厚的民族文化、丰富的人文气息、大量的科学知识常识和切实有效的教育方法。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从大陆到港台，从老人到小孩，从精英到大众，从研究院到幼儿园，整个华人世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学经典诵读运动。前几年，随着中央电视台《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等一些讲经栏目的播出，教育部“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引发了全社会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潮。传统蒙学作为国学和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了教育者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形形色色的“蒙学堂”“国学班”“读经班”风风火火、如火如荼地兴办起来。

时至今日，这场读经运动已经开展了近二十年，关于读经的争议也一直未断，但焦点主要不是读不读经，而是技术性地讨论读什么经与如何读经。由于教育者自身素质参差不齐，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化断层，社会上的读经热显得有些“虚高”，缺乏理性的教育思索与科学的教育实践。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教学内容的“唯《弟子规》化”，过分强调《弟子规》的价值，忽视蒙学是一个多元的教育体系。二是教学方法的“唯诵读化”，认为蒙学教育只需背诵、不必讲解，儿童背熟之后，日久自知。三是蒙学教育的师资，主要由没有经过系统的学前教育专业知识学习的社会培训机构承担。

即便是在高等职业院校和专门培养基础教育师资的高等师范院校，基于现代教育理论的课程设置，也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和人文精神的培育，蒙学课程尚未纳入专业课程教学体系，更缺乏这方面的教学实践。

正由于如此，最近几年，我的学生们集中反映了一个问题，他们在很多学校、幼儿园工作时，对于讲解和指导学生的经典诵读，往往显得力不从心，甚至茫然无措。而当我在向他们推荐相关读物时，却碰上一个难题，居然找不到一本适合师范专业学生学习的蒙学统编教材。现有的蒙学读物，要么就是仅适用于少儿的蒙学经典的注释性读本，要么就是对蒙学文化的纯理论研究。这对于以培养合格的基础教育师资为目标的高等师范院校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从那时起，我就萌生了要编写这么一本蒙学教材的念头，供正在或将要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的老师和同学们使用。基于这个目的，本书才有了“传统蒙学的教育思想”和“传统蒙学的语文教学经验”两节的内容。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借鉴了很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不能一一提及，对他们的教益和启示我深表感谢。

匆匆付印，书中疏误缺失在所难免，望广大师生批评指正。

李 强

2014年7月10日于水墨桃源

目 录

● 第一章 传统蒙学教育概述

- 第一节 蒙学和蒙学教材……………2
- 第二节 传统蒙学教材发展源流……………3
- 第三节 古代蒙学教材的分类……………7
- 第四节 古代蒙学教材的特点和教育功能……11

● 第二章 传统蒙学经典赏读

- 第一节 《三字经》…错误！未定义书签。
- 第二节 《百家姓》…错误！未定义书签。
- 第三节 《千字文》…错误！未定义书签。
- 第四节 《弟子规》…错误！未定义书签。
- 第五节 《增广贤文》错误！未定义书签。

● 第三章 传统蒙学的现代观照

- 第一节 传统蒙学与中国传统文化错误！未定义书签。
- 第二节 传统蒙学的教育思想错误！未定义书签。
- 第三节 传统蒙学的语文教学经验错误！未定义书签。

- 参考文献.....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一章 传统蒙学教育概述

蒙学，顾名思义即启蒙之学，一般是指幼童阶段的教育。《辞海》是这样对它进行解释的：“蒙学又称蒙馆，是中国封建时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把蒙学仅仅定义为学校，有失偏颇。蒙学是一个有特定教育对象的教育体系，是对儿童进行的启发教育，包括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思想等多方面的内容。而蒙学教材则是为了实施这种教学而编成的读本。蒙学和作为其主体内容的蒙学教材，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蒙学教材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征。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时代的蒙学教材潜藏着一个时代的文化秘密。尽管如此，比起那些四书五经之类的经典之作，蒙学教材一直以来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近年来，随着蒙学读物出版的繁荣出现了“蒙学热”现象。无论是旧版的《三字经》《新编三字经》，还是诸如《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之类，只要是蒙学教材无一例外都会有很好的销量。不仅是蒙学教材流行，《三国演义》《红楼梦》《论语》等传统经典著作也随着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热播而成为大众化的流行。与此同时也催生出了时代性的“学术超男”易中天和“学术超女”于丹。这种流行不是偶然的，有其必然因素在里面。传统的文化尽管有其糟粕，但“一种文明或文化，生命力如此强，存在了这么久，其中必然有异常优秀的、超时间局限的东西”^①。同样，传统的蒙学教材也并不是一无是处。我们现在来研究它，就是要吸取它的精华，为当代未成年人教育和现代语文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所谓“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我们需用客观的、科学的、认真的态度来研究这些传统。以前关于蒙学教材的研究成果，相对于我国形式多样、数量繁多的蒙学教材而言，还是远远不够的。以往的研究大多只是集中在对某种蒙学教材的介绍上，缺乏整体和深层次的研究。期刊网上关于蒙学教材的研究论文也就几十篇，而且主要集中在对《三字经》的研究上。我国古代的蒙学教材除了大家熟知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外，还有许多大家不太熟悉，但内容丰富、知识含量高、编排新颖别致的蒙学教材，如《小学紺珠》《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增广贤文》等，这些都是我国传统语文教育教材的宝贵范本。无论古今，教材的变化总能及时地反映时代的变化，同时也反映着语文教育的发展变化。因而系统地研究古代蒙学教材不仅可以使我们透过那些文字穿越千年，了解古人的文化传统、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而且可以使我们了解古代语文教育的发展史。除此之外，通过对古代蒙学教材的研究还可以使我们分析古代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形成的经验，吸取其中有益的部分，为当代教育特别是当代语文教育改革提供宝贵的意见。

一个民族能否永远屹立于世，就在于它有没有源远流长的精神文化之泉。传统蒙学教

^①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系统，决定了它的属性和内涵，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取向及其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决定了传统蒙学教育的特质和基点，即以天人合一的宏观意识，启迪尚处于混沌的蒙童学子们去认识天、地、人这个整体，使其知上下纵横，从而知应如何做人。

历代先贤们秉承中国文化对于人类进化和伦理原则的认识，立足于人的行为和道德规范，以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和循循善诱的教育实践，开创了我国独特的启蒙范式与框架，为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启导蒙稚的经验和卷帙浩繁的蒙学典籍与文献，为“人人通诗书，窥纪传”而远离混沌荒蛮之困，架起了一座通向文明的桥梁。

第一节 蒙学和蒙学教材

一、蒙学

“蒙”，在《辞源》中是这样解释的：“萌生。通‘萌’。《易·序卦》：‘物之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另一个意思是“幼稚”。《易·蒙》：“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注释为：“童蒙之来求我，欲决所惑也。”童蒙之“蒙”有蒙昧之意，又有启蒙之意。

对“蒙学”的解释是：“启蒙之学，犹今之小学。孙诒让《周礼政要·教胄》：‘八旗王公大臣子弟，一体入学，其功课亦由普通蒙学，以升于师范专门。’”^①因为它是一种启蒙教育，所以称为“蒙养”教育。《易·蒙》：“蒙以养正，圣功也。”

根据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的不同，自周代起，中国传统教育就划分为“大学”和“小学”两个相互联系阶段。“小学”专指七八岁至十五六岁儿童的教育阶段，着重于儿童认知与行为方式训练的教育；“大学”阶段是指十六七岁至二十二三岁或更大年龄阶段的教育，着重追求“治国、平天下”的教育目标。虽然从整个中国教育发展史来看，“小学”本身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前后颇多差异，既有教育内容的不同，亦有教育层次的分别，但古人都非常重视“小学”教育。因“小学”教育对象多为处于蒙昧状态、尚未进行心智开发的儿童，所以，“小学”又称为“蒙学”，中国古代八至十五岁儿童的基础教育叫“蒙养教育”。蒙养教育多在旧时的书馆、乡学、村学、家塾、冬学、社学等名称不同的地方进行，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称“蒙馆”，所使用的教材也就叫蒙学教材，又称“蒙养书”“小儿书”^②等。

我国蒙学教育在春秋时即已产生，《周礼》记载：“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汉代，蒙学教育已基本成熟，汉代的蒙学多通行于宫廷或某些达官贵人的子弟间；至宋代，教育范围则已推广到一般庶民子弟中；明清时由于受科举取士的影响和日常谋生需要，蒙学教育更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官学私学并举，城镇乡村共荣，启蒙教育普及范围不断扩大。

^① 《辞源》（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14页。

^②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0页。

但是，中国古代官方办学的重点，是放在高层次的精英选拔型教育上，除兴办宫廷贵族子弟的小学外，没有意识也没有条件在社会上大力兴办初等教育，蒙养教育主要由民间教育来承担，即主要在家塾、私塾或村学中完成。

二、蒙学教材

蒙学与蒙学教材密不可分，蒙学教材是指我国古代专为学童编写或编选，用于村学、私塾、书馆中启蒙教育的课本，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基础教育阶段（小学和初中）课本。自两汉到明清，蒙养教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也诞生了许多经典的蒙学教材，尤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俗称“三百千千”）、《弟子规》等脍炙人口，历经数百载而不衰。作为传统文化的纽带，蒙学教材在教育民众、传承文化、延续文明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张志公先生所强调的那样，“一种文明或文化，生命力如此强，存在了这么久，其中必然有异常优秀的、超时间局限的东西”^①。

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在为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所作的序言中也曾写道：“我们研究文化史，应当着眼全民族和各阶层人民文化的演进，着眼以往各时各地社会上多数人的文化状况。……当时普通人所受的教育，以及他们通过教育而形成的自然观、神道观、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在这类书（传统蒙学读物，编者注）中，确实要比在专属文人学士的书中，有着更加充分而鲜明的反映。”^②

古代蒙学教材在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具有极高价值。蒙学教材直接、具体、真切地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典型地体现社会的伦理价值，最具代表性。作为基础教育读物，蒙学教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巨大的部分，其对民众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儒家经典。经典解读需要较高的文化修养，而蒙学教材则把艰深古奥的高文典册通俗化、大众化、实用化。好的蒙学教材，通常能为乡校俚孺田夫牧子所共读。事实上，这些教材，不仅为科举入仕之必读，也因适于民众日常应用，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

第二节 传统蒙学教材发展源流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同时也是世界文明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曾产生了高度发达的文明。相比于古代埃及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两河流域的苏尔美文明和古代克里特文明，能够绵延不断、源远流长、古老而又风韵常存的，唯有中国文明。而能使这种文明得以薪火相传、兼收并蓄、不断发展的则是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起源很早，从可供考证的殷商甲骨文的习刻算起，已有三千余年的历史。教育从幼儿开始，伴随着语文教育的发展，我国的启蒙教育开展得也很早。早在

^①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② 周谷城：《传统蒙学丛书·序》，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3、4页。



夏商周时期，就已形成将教育分为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只不过各个朝代的叫法不一。夏代称为东序、西序，商代改为左学、右学，到了周朝又分为大学和小学。《汉书·食货志》这样叙述：“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记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岁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①宋代大教育家朱熹曾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以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②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古时孩童的入学年龄一般是八岁，先从小学学起。而无论是学“六艺”、学“六甲五方书记之事”、学“孝弟诚敬之实”，最基本的教育还是从识字开始的。启蒙教育作为其他专门教育的基础，只有让孩童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汉字，才能继续后面的学习。清代学者王筠就提出了“蒙养之时，识字为先”^③的教育主张。由于古代对识字教育的重视，所以历代都很重视编写识字、写字教材，这些教材就是早期的蒙学教材。

蒙学教育历史悠久，蒙学教材年代久远，种类繁多且流传甚广。从历史资料和现存的蒙学教材看，传统蒙学教材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先秦两汉时期为第一阶段，魏晋至隋唐时期为第二阶段，宋元时期为第三阶段，明清时期为第四阶段。各个时代的蒙学教材在发展中呈现出了一种鲜明的历史传承性，不断地吸取前代的成功经验，越趋成熟。

一、先秦两汉时期

先秦两汉蒙学的情况，我们所能知道的并不多。但从现存的记载和教材来看，当时很重视教育，认为教学是建国立民的根本，且非常重视对少年儿童进行从识字和句读开始的循序渐进的训练。《礼记·学记》里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古时候教学的地方，根据范围不同，分为塾、庠、序、学四种。而每年都有孩子入学，入学之后隔年都有考试，考察内容是“离经辨志”，元代陈浩的注解：“离经，离绝经中之句读也；辨志，辨别其趋向之邪正也”^④，可以推测入学第一年儿童主要是学习识字和句读，并且进行相应的品德教育。当时的课本，应该类似春秋间秦人所作之《史籀篇》，它是我国最早的启蒙教材，也是我国的“字书之祖”^⑤，因为《汉书·艺文志》的小学部分提到这本书就明白地说：“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战国七雄，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

①〔汉〕班固：《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6页。

②〔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序》，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页。

③〔清〕王筠：《教童子法》，出自徐梓、王雪梅编：《蒙学辑要》，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

④周蕴迪：《传统蒙学教材对当今语文教学的启示》，苏州大学学位论文2010年，第5页。

⑤王国维：《〈史籀篇〉疏证》叙，出自《王国维遗书》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小篆者也。”^① 汉室兴起后，乡里教师们将《仓颉》《爰历》《博学》三篇合并在一起，以六十字作为一个章节，共五十五个章节，统称为《仓颉篇》^②，这本书也就成了汉代教学童识字的主要蒙学课本。据王国维考证：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书用《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③。文中提到的初学也就是启蒙之学，到了汉初用的不外还是那几本识字用书。其中，《急就篇》是西汉史游编撰，成书时间约在公元前40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识字与常识课本。关于“急就”二字的意思，宋人晁公武是这样解释的：“杂记姓名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谓字之难知者，缓急可就而求焉。”^④ 现在也有不少人认为，《急就篇》匆匆而成，“急就”是速成的意思。

二、魏晋至隋唐时期

经过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蒙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识字教育，为适应新的需要有了新的发展，在《急就篇》的基础上产生了很多种新的识字教材，其中最重要的是成书于南朝，由梁周兴嗣编写的《千字文》，此书一直沿用到了清代，再就是在唐代广泛使用的《开蒙要训》。第二是出现了新类型蒙书，如《太公家教》和《女论语》等，主要灌输忠孝节义、君臣父子的传统伦理思想。第三是运用整齐的韵语，编写了新的一类讲掌故故事的蒙书。如相传为唐虞世南编的《兔园册》和五代李瀚的《蒙求》等。

可以说，到了唐代，蒙学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一套体系，包含互相配合的三个方面：识字教育、封建思想教育、知识教育。这三类蒙书对于后世的影响非常大，在它们的基础上发展出来一大批新的教材。

三、宋元时期

宋代商品经济特别繁荣，城市的发展对劳动者的素质有了更高的要求。而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使更多人受教育成为可能，也使宋代的教育进入了一个繁盛的时期。在这期间，基本上建构了一套蒙学体系，产生了大批新的蒙书，这套体系和教材，成为以后蒙学的基础。这套体系的大致情况是：

第一，识字教育方面，继承了《千字文》，补充了《百家姓》和《三字经》，三本书几乎成为不可分割的一套识字教材“三、百、千”，后人一提到蒙学首先想到的就是它们；另一方面，“杂字”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为识字教育的另一条路线，与“三、百、千”相辅而行。南宋陆游《秋日郊居》诗云：“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诗下自注：“弄村十月，乃遣弟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⑤

①〔汉〕许慎：《说文解字》注音版，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315页。

②〔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1页。

③王国维：《汉魏博士考》，出自《观堂集林》卷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④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⑤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91页。



第二，在封建思想教育方面，一方面借助《千字文》《三字经》，将礼教的内容寓于识字教育中，只需很少的解释就可使少年儿童深深明白，牢牢记住；再则产生了南宋理学家朱熹编写的教材《小学》和大批阐释其意义的相关书籍；此外又采用《弟子职》和《蒙求》的形式，产生了大批韵语的训诫读物，类似今天的“学生守则”。

第三，在识字教材的基础上产生了重要的初步阅读教材——诗歌读本《千家诗》和散文故事《书言故事》和《日记故事》等，并且多为图文对照本。在日常知识的教育方面也出现了模仿唐代李翰《蒙求》体式的《史学提要》《名物蒙求》等课本，前者系统地介绍历史知识，后者有计划地介绍常识知识，包括一些自然知识。

第四，在初步识字和初步阅读的教育之上，产生了一套读写训练的方法——属对，程式化的作文训练。苏洵的文章里说：“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①可见，在宋代属对已经是同句读、声律相提并论的一种基础课程。它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专为学作近体诗，而是作为语文基础训练的一种手段了。最基本的教材为《对类》，里边不仅编列许多属对的材料，并且还详细地讲了属对的方法。

此外，朱熹和他的门人，以及从事教学工作的许多人，很重视蒙学的方法、步骤问题。他们的一些言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逐渐形成了一套蒙学的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

四、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蒙学继承宋元，并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产生出一些新的教材；也有过一些不算成功的新的尝试。就识字教学而论，“三、百、千”一直流传使用，没有多少改变，中间曾经有过不少人编写了新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家姓，但是大都不太受欢迎，而“杂字”类书则有较大的发展，在群众中有较广泛的影响。封建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仍是沿着宋元以来的道路前进，中间也产生了一些新课本，影响较大的如《小儿语》《幼学琼林》《龙文鞭影》《昔时贤文》，等等。到了清末还继续有人用“蒙求”形式编写了介绍新知识的蒙书，如《时务蒙求》《地球韵言》《算学歌略》，等等。作为阅读教材的《千家诗》一直风行，后来还产生了编法近似的《五言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程式化的作文训练发展成为八股文，跟科举考试完全融合起来，如崔学古的《少学》专为准备科举考试的人学做八股文而编写的教材。此外还有依照前人说法，结合自身经验，专谈教学方法的著作。如王筠的《教童子法》：“小儿无长精神，必须使有空闲”“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唐彪的《父师善诱法》“于训迪幼童之事，正复井井有条，循循易入”^②，等等。其中高度评价蒙师的作用，主张根据儿童的年龄和生理特征施教，要求循序渐进等内容于今仍不失借鉴意义。

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是古代蒙学集大成的时代，蒙学教育理论体系已经相当完备，蒙学读物有“精细化”的倾向，强化儒家伦理道德教育成为一个显著的特点。同时，西方思想对传统思想体系形成冲击，白话读物的出现，也为蒙学读物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国门被打破，此后清政府一直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① 张志公：《张志公自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

^② 徐梓、王雪梅：《蒙学要义》，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194页。

教育也受到很大影响，前途难卜，教会学校开始兴起并迅速遍及全国。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至民国初年，临时政府开始着手教育改革，1912年蔡元培发布命令，废除读经，两千多年的蒙学制度宣告结束，随后出现的是选辑读本，以白话为主，也不再重视韵语形式。

综上所述，虽然只是针对孩童的启蒙教材，在几千年来的封建教育中依然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将优势总结如下：第一，普遍受到了上层建筑即最高领导人的关注。有很多蒙书最初是在君王授意下编写的，为贵族子弟所用的识字教材。第二，编写者的队伍可以说是极其壮大的。有终身未仕、没世无闻的村学老儒；有学识渊博、著作等身的儒学理学大家，也有致力于制艺并以经验分享之的科考者本身。他们目的不同，身份有别，也就带来了蒙学教材的丰富性和差异性。第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蒙学的内容逐步丰富和完善，贴近生活，符合更多百姓的需求，将教育进行了有效的推广。第四，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已经形成了行之有效不失科学的教学方法。无论如何，这些教材也都是推进蒙养教育不断前进的主要力量。

第三节 古代蒙学教材的分类

中国古代蒙学教材，是中华民族悠远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历代蒙学教材的分类，是了解古代蒙学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知道，蒙学教材的主要作用是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各种蒙书都是集识字、求知、修身等于一身的读写范本，因而现有的各种蒙书分类都带有很大的相对性，并且往往都只是列举性的，因而难以为据。对古代蒙学教材分类，有必要先了解古代蒙学的主要教材。

一、古代蒙学的主要教材

我国古代蒙学教材，以“三、百、千”最负盛名，但又远不止这些。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所附《蒙学书目》收有580种^①，徐梓等的《中国传统蒙学书目（初稿）》在《蒙学书目》的基础上作了增补，达到1300余种^②。可以说，历代的蒙学教材累世迭出，更因版本芜杂而难以确计。

那么到底哪些蒙书才可算是古代主要的蒙学教材呢？根据陈黎明、邵怀领对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及自藏10套有代表性的蒙学丛书的统计分析列出了23种蒙学主要教材^③，现列表1-1如下：

-
- ①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② 徐梓、王雪梅：《蒙学要义·中国传统蒙学书目（初稿）》，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③ 陈黎明、邵怀领：《古代蒙学教材的分类》，载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年第5期。这10套蒙学著作是：汪茂和、蔡翔主编《白话蒙学》（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王雪梅编注《蒙学——启蒙的课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喻岳衡主编《传统蒙学书集成》（岳麓书社1996年版），杨言编著《新读传世经》（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广陵书社编《传统蒙学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吴兆基译注《蒙学经典》（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李少林主编《中国传统蒙学全书》（中国书店2007年版），朱雪梅、陶金华译注《中国蒙学精粹》（广州出版社2008年版），郑宏峰主编《中华启蒙经典》（线装书局2008年版），宗周、曾睿点注《蒙学宝典》（青岛出版社2009年版）。



表 1-1 传统蒙学主要教材一览表

序号	书名	朝代	作者	备注
1	《弟子职》	春秋	管仲	4
2	《千字文》	南朝梁	周兴嗣	10
3	《百家姓》	宋	佚名	9
4	《神童诗》	宋	汪洙	6
5	《三字经》	宋	王应麟	10
6	《名贤集》	宋	佚名	5
7	《千家诗》	宋清	谢枋得 王相	4
8	《历代蒙求》	元	陈栎	3
9	《二十四孝》	元	郭居敬	5
10	《小儿语》	明	吕得胜	5
11	《续小儿语》	明	吕坤	4
12	《训蒙骈句》	明	司守谦	3
13	《朱子家训》	明	朱柏庐	5
14	《增广贤文》	明	佚名	8
15	《龙文鞭影》	明清	萧良有等	5
16	《幼学琼林》	明清	程登吉 邹圣脉	8
17	《声律启蒙》	清	车万育	6
18	《弟子规》	清	李毓秀	8
19	《童蒙须知韵语》	清	万斛泉	3
20	《小学韵语》	清	罗泽南	3
21	《小学诗》	清	谢泰阶	4
22	《家常语》	清	管滂	3
23	《教儿经》	清	佚名	3

备注栏内的数字为该书在这 10 套丛书中重合收录的次数。其中，重见 10 次的有《三字经》《千字文》，重见 9 次的有《百家姓》，重见 8 次的有《弟子规》《幼学琼林》《增广贤文》（加上同书异名的《重订增广》3 次，则为 11 次），重见 6 次的有《神童诗》《声律启蒙》（加上元代的同名书 2 次，则为 8 次），重见 5 次的有《名贤集》《二十四孝》《小儿语》《龙文鞭影》《朱子家训》（加上同书异名的《治家格言》1 次，则为 6 次），重见 4 次的有《弟子职》《千家诗》《续小儿语》《小学诗》，重见 3 次的有《历代蒙求》《训蒙骈句》《童蒙须知韵语》《小学韵语》《家常语》《教儿经》。可以说，越是重见次数多越能说明其在古代蒙学中的重要性，重见 3 次以上的都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蒙学的核心文献。

二、古代蒙学教材的分类

古代蒙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儿童认字和书写的的能力，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具备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掌握一些中国文化及日常生活的基本常识。同时，在蒙学教材中，这些方面都是融合在一起的，其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其编写形式也并不是死板划一的，主要表现为文体、语言形式、编辑样式的多样化，教材体系的相对完整性。从文体的角度看，有用骈文体者，如明程登吉的《幼学琼林》；有用散文故事体者，如元虞韶的《日记故事》；有用诗歌体者，如《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有用歌谣体者，如明吕得胜的《小儿语》和吕坤的《续小儿语》。从语言形式上看，有三言者，如《三字经》《弟子职》；有四言者，如《百家姓》《千字文》；有五言者，如《五字鉴》；有五言至二十言者，如《巧对》；有杂言者，如《增广贤文》《声律启蒙》等。

尽管如此，为研究的方便，还是可以按照时代、文体、语言形式、教育内容、学习程度、教育功能等对蒙学教材进行分类。因此，对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分类，不同学者有不同的主张。角度不同，分类结果也不一样。

吴洪成《中国小学教育史》分为六类：① 识字教育类，如《急就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② 伦理道德类，如《太公家教》《二十四孝》《名贤集》《增广贤文》等；③ 历史教育类，如《蒙求》《历代蒙求》《叙千古文》《幼学须知》《龙文鞭影》《昔时贤文》等；④ 诗歌教育类，如《神童诗》《千家诗》《声律发蒙》等；⑤ 名物制度和自然常识教育类，如《名物蒙求》等；⑥ 家庭范围内训诫类综合性启蒙教育类，如《朱子治家格言》等^①。

任新宇在其硕士论文中将古代蒙书分为如下五类：① 综合性的蒙学教材；② 传授伦理道德的蒙学教材；③ 介绍历史知识的蒙学教材；④ 传播理学和经学的蒙学教材；⑤ 其他类的蒙学教材^②。

陈黎明、邵怀领则在综合以上各家分类的基础上从教育内容、教育功能、学习程度三个角度，对古代蒙学教材进行分类。按教育内容分为七类：集中识写教育类、学则训导教育类、伦常处世教育类、名物常识教育类、历史知识教育类、语文知识教育类、诗文读写教育类。按教育功能分为四类：字育类（大致相当于集中识写教育类，侧重于认识、书写汉字）、真育类（主要对应于名物常识教育类与历史知识教育类，侧重于教学各种常识、典故、成语、历史事实，是引导人求知欲的）、善育类（主要对应于学则劝导教育类及伦常处世教育类，侧重于教儿童立德、明理、待人接物、人生态度、处世哲学，是对人道德的引导）、美育类（主要对应于语文知识教育类及诗文读写教育类，侧重于教学诗歌、对联、文章等，是对人的美欲的引导，实际就是对人的艺术修养、审美能力的培养）。按学习程度分为三类：初级识写类蒙书、高级读写类蒙书、过渡阶段蒙书^③。

综合以上各家之长，编者从教育内容和教育功能相结合的角度将传统蒙学教材分为以下四类：

① 吴洪成：《中国小学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2 页。

② 任新宇：《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2008 年。

③ 陈黎明、邵怀领：《古代蒙学教材的分类》，载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 年第 5 期。



（一）识写类

这是儿童正式开始学习的主要内容，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识字课本是汉朝人史游所编的《急就篇》，后逐渐产生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及各种杂字类的以识字写字为主要内容的课本。从古至今，这类课本非常多，其中不少在各种经籍志中都有所著录。

（二）德育类

古人在这方面煞费苦心，无论教师、学者，还是父母，都非常重视儿童人品志向培养，于是有关初级道德修养内容的图书大量涌现，如《弟子职》《弟子规》《孝经》以及各种家训。最具代表性的是历代所编的家训，虽然各个时期价值观念不尽相同，但对于做人的普遍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其中不少为家庭教育的名篇。

（三）知识类

这类图书编选主要为增加学生知识，所以选材比较广泛，但每种书的侧重又有所不同。有以介绍人物故事为主的，如《龙文鞭影》；有以介绍历史演进为主的，如《四字鉴略》；有以介绍自然、掌故和社会常识为主的，如《幼学琼林》等。应该说明的是，这些图书的知识侧重面虽然不同，却又都是互相关联的，都包含有自然、社会、历史、人生等多方面知识。纵观历代编选的蒙学读物，几乎每一种都具有这个特点，这也是我国传统蒙学教育的一大特色，这一特点始终贯穿于蒙学教育的整个过程，从而真正达到了《易经》上所说的“蒙以养正”的目的。

（四）技巧类

这一类图书主要是训练和指导学童写作能力的，如《对类》《笠翁对韵》《神童诗》《千家诗》和颇负盛名的《唐诗三百首》《文章正宗》等。许多图书对文章和诗词的选择非常讲究，并对其进行圈点评注，有些注解和评点很详细，从字的音、义，文章的结构都有清晰的注解和评说，重要的句子和章节还加圈点或者画线，这些无论对学生理解问题、辨析问题或对于写作水平的迅速提高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蒙学教育的阶段

我国古代蒙学教育，始终将伦理教化寓于教学过程之中，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步骤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四阶段：

第一阶段：识字与写字。

如《千字文》《百家姓》《捷径杂字》《包举杂字》等。

第二阶段：识事与识史。

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

第三阶段：韵文训练。

如《声律启蒙》《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

第四阶段：阅读与作文。

如《古文观止》《古文释义》《古文笔法百篇》《四书集注》等。

第四节 古代蒙学教材的特点和教育功能

一、蒙学教材的特点

蒙学之书，由来已久，自春秋以来，历代蒙学教材层出不穷，经过历朝历代的撰辑增删，注解阐发，各种蒙学教材的版本更是浩如烟海，难以确计其数。尽管各个朝代的蒙学读物都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各朝代蒙学读物的编纂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从现存版本或残片及相关文献资料可以推断，这些蒙学教材表现出一些明显的共性。最基本的就是注重蒙养教材的识字实用功能，注重伦理道德教化，注重文化知识的积累与发展教育。

（一）知识教育与伦理道德教育并重

在传统蒙学中，知识教育与伦理道德教育是相辅相成、互相作用的。中国传统教育既重视儿童的知识教育，又特别强调伦理道德教育。甚至比起前者，古人更重视对伦理道德的培养。启蒙教育阶段当然也要教授一定的文化知识，如识字、历史知识、语言知识、科技知识，但核心仍是伦理道德。在知识教育中融入伦理道德教育，按照儒家的道德理想塑造儿童心灵，培养学生美好的品德，敦人伦、美教化、淳风俗。这样的教学内容，是由传统启蒙教育肩负着教化民众的使命决定的。所有的蒙学教材都鲜明地渗透了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和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思想意识形态。秦代以前，儒家思想并未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里占据主导地位，蒙学读物中还没有太多的封建伦理观念，秦汉以降，儒学一统教化思想，蒙学读物中关于孝悌、忠义、尊卑以及仁爱、和谐的内容大量涌现，宋以后，关于道德伦理的内容在蒙学读物中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利用蒙学教材对孩童进行道德启蒙，成为蒙学教育的首要功能。如王应麟的《三字经》、朱熹的《小学》、吕本中的《童蒙训》等，既汇集古代文化知识，又强调向儿童传授伦理道德知识以及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准则。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知识的蒙学教材首推李毓秀的《弟子规》，该书是以学规、学则的形式对儿童进行封建伦理道德教育的。开篇即云：“弟子规，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通篇以三字韵语的文字形式，对儿童的言语行为提出要求，教儿童应该怎样待人处世，通篇的核心思想是孝悌仁爱。

即便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类以识字为主的教材，也不单单是为了识字，在识字的同时，均融入了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几乎所有的识字教材都与思想品德教育相结合，起到教化的作用。即使以今天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蒙学教材，其精华部分仍是传世不朽的中华传统美德，应该发扬光大。如：



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三字经》)

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弟子规》)

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弟子规》)

宁好认错，休要说谎。教人识破，谁肯作养。(《小儿语》)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子家训》)

见高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朱子家训》)

以上有的讲孝亲，有的讲节俭，有的讲诚信，有的讲待人，这些内容在古代蒙学教材中比比皆是，中华民族的许多优良传统美德如爱国、处世、待人接物、治家、做事、培养意志、求学、礼节礼仪、修身养性等，在这些基础教材中都得到了弘扬。蒙童们整天口诵耳闻这些句子，对其人格形成自然会产生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毋庸讳言，由于时代的局限，蒙学教材中也存在着思想糟粕。其中有的宣扬宿命论，有的宣扬忠臣烈女的封建观念，有的宣扬读书做官的名利思想。如：

百年还在命，半点不由人。(《名贤集》)

忠臣不事二君主，烈女不嫁二夫郎。(《名贤集》)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神童诗》)

这些都是应该剔除的糟粕。但是客观地说，如果认真地读一读蒙学教材，就会发现其精华远远超过糟粕，是值得我们借鉴和继承的。

(二) 集中识字，注重实用

识字无疑是学习的开端，也是学习的基础。集中识字是蒙学读物编纂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蒙养之初，识字为先”。古人认为开始阅读之前必先识 2000 字，否则有害无益。《汉书·艺文志》说：“《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可见，《仓颉》所用生僻字多，造成师生教与学困难。而《急就篇》多用姓名器物等常用字，师生教学方便，全书共有 34 章 2144 字，据清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统计，只重复 335 字，生字密度很大。史游编撰此书的目的在于：教给学童姓氏名字、服器百物名称及文学法理的同时，让学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通过读写训练集中认识并掌握近两千个生字，这对于进一步学习大有裨益。所以《急就篇》不仅流传汉魏六朝至唐近千年，而且还流传到日本。章太炎曾在《论篇章》中评《急就篇》

说：“《急就》之文，泛施日用。”^①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简称“三、百、千”，都是集中识字的典范教材，三书合计收字字种 1462 个，但篇幅都很短小，初学者从识字开始，蒙童可以在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完成学习而不觉困难。古人之所以要对学生进行如此高效的识字教育，原因之一是“识字为先”。“三、百、千”中，《千字文》全文 1000 个常用字，无一字重复，古今教材识字效率之高无出其右。

蒙养教材在集中识字方面利用了蒙童“弱于理解，强于记忆”的心智特点，让“意义—记忆与机械—记忆”相结合，进行集中识字。一方面让学生背诵，不对背诵的内容进行解释；另一方面又让句子有一定的意义，尽量让学习内容贴近日常生活，贴近学生的情趣，在诵读的同时自然地文字进行识记。

（三）句式简短整齐，讲究押韵对仗，富有音乐性、节奏和韵律，朗朗上口，易于背诵

《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五字鉴》等均具备这个特点。《三字经》全书 1248 字，三字成句，或三字倍数成句，句式简短，结构整齐。《千字文》四字为句，全文 125 句，每两句为一组，每组双句押韵。如开头：“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押“ang”韵，全文中对偶句有 85 句，占 68%。《急就篇》用三字、四字、七字句，句式整齐而又不呆板，三字句和四字句隔句押韵，七字句每句押韵。

（四）内容丰富，知识面宽

如被人们誉为“袖里通鉴细目”“千古一奇书”的《三字经》，全书仅 1248 字，包含的内容却非常广博丰富。首先讲教与学的重要性，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其次讲礼教规范，如“融四岁，能让梨”；再次介绍数目、四时、五行、六谷、六畜等基本名物及“小学”“四书”“六经”等基本常识；然后讲述历史及朝代更迭；最后勉励孩童勤奋好学，奋发有为。“包括品类，错综古今”（颜师古《〈急就篇〉注·叙》）的《急就篇》，全书仅 2144 字，却能把当时各种有用知识的词语汇集起来，包括姓氏 100 多个，器物名称 400 多种，动植物名 100 多种，疾病药物名称 70 多种，人体器官名称 60 多个，还涵盖官名、地理和法律知识，真可谓是一本小百科全书。

（五）符合儿童年龄和心理特点

中国古代还没有系统的儿童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理论，却有丰富的儿童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思想。传统蒙学教材的编写非常注意儿童年龄和心理特点，蒙学教材内容注重综合性和趣味性，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切于实用；形式精炼整齐，多用韵语及对偶句式，有音乐的节奏韵律，朗朗上口，易读易记。儿童少年的心理特点之一就是形象思维为主，以吸引注意占先。教材内容的故事性和趣味性，使这些蒙学教材成为历代儿童喜闻乐见、百读不厌的经典读物。许多蒙学读物都注意以典型人物、历史故事、民间谚语、流行成语等作为重要内

^① 张隆华、曾仲珊：《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0 页。



容。如《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讲述了孟母三迁和断机教子的历史故事，既有情节生动的故事，又富有思想启迪意义，而且三字成句，隔句押韵，简明顺口。

（六）多种教育功能的统一

启蒙教育的目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教学生识字，二是要求学生掌握日常生活的基本知识，三是使学生懂得并自觉实践传统的伦理道德。这三个目的，在少数蒙学教材中具有单一性，而在多数蒙学教材中具有复合性。也就是说，古代的蒙学教材具有多种教育功能统一的特点。一本教材，既是语文识字教材，又是历史教材，还是知识教材及德育教材，具有多种功能。比如《三字经》内容包括：教育的重要性、道德伦理、地理方位、农作物、鸡禽六畜、经学常识、历史朝代更替、努力学习的榜样，等等，兼具识字、知识等多种功能。尽管宋代以后教材逐渐分类编写，各有侧重，但仍然注重识字、知识教学和培养伦理道德规范的密切结合，体现出教材功能的统一性、复合性。这样可以避免教学目标的单一，有利于节省时间，增强学生兴趣，提高学习效率。

传统蒙学教材虽是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表明，传统蒙学教材以其丰厚的文化内涵和内容的合理性、科学性，向世人展示着它永不黯淡的璀璨光芒。自1950年以来，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诸套语文教材中，很少有涉猎到传统教材的内容，即使有，也只是零星的点缀，或只是无足轻重的一个例子。如何挖掘、继承传统蒙学教材精华，配合现行语文教育，弥补现代教育之不足，应是新时期开发利用传统蒙学教材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蒙学教材的教育功能

蒙学相当于现在的小学，蒙学教材相当于现在的小学教科书。它“在内容上包容了社会所需的各种知识，在形式上体现了语言和文字的运用规则，具有一定示范性”^①。因此，在古代的教育实践中具有独特的功能。

（一）道德启蒙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明确提出：“高尚品德必须从小开始培养，从娃娃抓起。要在孩子懂事的时候，深入浅出地进行道德启蒙教育；要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循循善诱，以事明理，引导其分清是非，辨别善恶。”

道德被认为是人类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不仅现代人明白这个道理，周秦以降的古代人也早已明白高尚的品德要从小培养的道理，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具备高尚伦理道德的人才来适应社会需要。因此，“蒙学教育的首要功能就是进行道德的启蒙”^②。古代人在教育教学中，往往把道德训诫与识字教学有机结合，通过儿歌与韵语的形式把艰深的哲理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

如周兴嗣的《千字文》中有这样的句子：“景行唯贤，克念作圣。德建名立，行端表

^① 顾黄初、顾振彪：《语文课程与语文教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② 潘庆玉：《语文教育发展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正。……资父事君，曰言与敬。孝当竭力，忠则尽命。……上下和睦，夫唱妇随。……仁慈隐恻，造次弗离。节义廉退，颠沛匪亏……”文中将儒家的忠、孝、仁、爱等伦理观念表现得淋漓尽致。

李毓秀的《弟子规》开宗明义：“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特别是对侍奉父母、尊敬师长等方面，更是细致深入，全面系统：“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称尊长，勿呼名；对尊长，勿见能……”

《三字经》：“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孝于亲，所当执。……弟于长，宜先知。首孝弟，次见闻。”儒家教育的目标非常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那就是培养德才兼备的人，先建立高尚的品德，其次是博学来增加见闻，也就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①。

除家庭伦理道德外，蒙学教材中还蕴含着另一种社会性伦理道德，那就是对国家、对事业、对他人、对社会的正确认识和爱憎分明的情感以及胸怀天下、心忧社稷，在关键时刻能够做出高尚义举，也就是所谓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境界。

（二）习惯培养

培根有言：“习惯真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生。”孟子说过，“大匠诲人，必以规矩”“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②。

古人十分重视孩童良好习惯的养成。朱熹曾首创以“须知”“学则”的形式来培养儿童的习惯。首先，在道德行为习惯方面，他说：“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性格不胜之患也。”（朱熹《小学书题》）在他看来，只要从孩童时抓起，对他们进行道德规范的培养，就容易收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的效果。其次，在生活习惯方面，他对孩童的身体、冠巾、衣服、鞋袜、洒扫、笔砚、饮食等都有具体要求。朱熹还十分注重学习习惯的培养，要求“凡读书，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书，仔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凡写字，未问写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划，严正分明，不可潦草”^③。

这类对生活中细微小事的规定，是在教育之初，儿童未有不良行为之前，就把如何做灌输给他们了。既实现了从小养成良好习惯的目的，又是教育生活化的具体表现，在今天仍然值得借鉴。

（三）语言积累

原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孩子的阅读开始得越早，阅读时思维过程越复

①〔春秋〕孔子：《论语·述而》，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②〔战国〕孟子：《孟子·告子上》，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

③曲铁华：《中国教育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5、236页。



杂对智力发展就越有益。”阅读的过程就是语言积累的过程。但是要想阅读，必先识字。古代蒙学教材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整齐押韵，朗朗上口，这为方便儿童识字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为语言积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蒙童就是在这些韵语教材的带领下，一边识字，一边阅读的，一年下来，基本可以积累一两千字。如今的《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则要求读完六年能够认识 3000 汉字。并且要求多识少写，让小学生们尽早、尽快、尽可能地认字，以达到阅读的水平。虽然目标相同，但显然传统语文教学的效率更高。

古代蒙学教育，强调学生的熟读和背诵，重视语言的积累。如宋代一些教育家认为，童蒙时期是记忆力最强的时期，因而应很好地利用蒙学教材引导学生博闻强记。程颐说：“勿谓小儿无记性，所历事皆不能忘。故善养子者，当其婴孩鞠之。”（《二程集》）朱熹则强调“读多自然晓”。在古人看来，要学有所成，如果没有大量的语言积累，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要学会写诗填词，除了要熟悉诗词规律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熟读和背诵成百上千篇诗词名作，“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就说明这个道理。要学会写文章，如果不能反复诵读一些优秀佳作，甚至倒背如流，作文也将成为一句空话。而童蒙教材就因为句子简短，通俗易懂，注重押韵，朗朗上口，既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又让学生在诵读中积累了大量的语言材料，特别是那些含意深邃、富于哲理、具有表现力的词汇和语句。

童蒙教材用了很多方法来促进儿童的阅读兴趣和语言积累。比如以掌故知识为主要内容来编写蒙书，教儿童诵读、记忆。用生动的故事内容激发孩童学习兴趣，又利用简单的语言让孩童牢记这些典故。李翰的《蒙求》为这类教材的代表；在他的基础上，萧良有编了一部《龙文鞭影》来帮助孩童记忆典故；程登吉编写了一部《幼学琼林》，用归类释义法来促使儿童迅速地掌握词义，了解成语，以便日常使用。

（四）知识扩展

如前所述，蒙学教材最大的特点就是综合性强，就像是一本本小型百科全书。它不仅具有应学习的语文知识，而且扩展到社会的、自然的、人生的许多知识。其内容涉及古代的社会生活、春夏秋冬的自然景色；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大到历史变迁，小到鸟兽昆虫；既有人生哲理的探讨，又有自然奥秘的窥察。如《三字经》中用 18 句话 1248 个字，讲了数字、日月、四季、五行、六谷、七情等生活中常见的博物知识，篇幅小，容量大，便于初学者记忆和消化。《千字文》由自然名物到历史名物，由自然景物描写到人类的起居饮食，由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到修身养性。全书条理清楚，内容丰富。“有裨幼学”“逸而功倍”的《龙文鞭影》一书，是一本介绍自然知识、历史典故的蒙学教材。全书主要辑录的是二十四史中的人物典故，旁及神话、笔记小说等，共两千多个典故，涉及政治、军事、文艺、儒林、方术、怪异等方面，是一本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幼学琼林》凡三十余类，自然、社会、历史、伦理等方面的知识，凡所应有，几乎尽有。由此可见，古代蒙学教材为学生提供的知识，是以丰富、广博取胜，同时附属于语文教学，一举多得，使人受益终身。

此外，蒙学教材还具有人格修养、意志磨炼、语文砺练等功能。古代的蒙学教材作为孩童的语文教材，与当今的语文教材异曲同工，它给学生传递的、让学生接受的不仅是语文载体所承载的内容，包括思想、知识、情感等，它所要传递的更主要的是语文载体的本身，包括文字、词汇、语句等语言材料以及语言表达的技能技巧，等等，这就是古代蒙学教材的特殊功能之所在。

周谷诚先生 1985 年在为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作序时说：“有的蒙学书能够长久流行，为社会长期接受，在传授基本知识，进行道德教育，采取易于上口易于记忆的形式等方面，确实有其长处和优势，是不能也不应该一笔抹杀的。仅仅在这一点上，即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价值。”^①徐梓甚至认为：“我们说中国文化的全部秘密，就深藏其中（童蒙读物）并不是什么极端言论，而是一种中肯的评价。”^②这些话无疑很好地说明了童蒙读物的重要意义。

① 周谷城：《传统蒙学丛书·序》，岳麓书社 1989 年版，第 5 页。

② 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 页。

